

屏子 著

屏子
的
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1009224

屏子的诗

屏子 著

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1009224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屏子的诗/屏子著. —北京:

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6.6

ISBN 7-80171-807-0

I. 屏…

II. 屏…

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6001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江苏省高邮市彩色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 字数 160 千字 插页

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90.00 元(全七册)

本册定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

屏
子
的
诗

晓
題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

用爱心写出真诚明亮的诗歌

屠岸

2005年10月下旬，我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参加首届中国诗歌节的活动。27日，青年女诗人屏子从南京赶到马鞍山，与我会面。这之前，她和我通过信，当她知道我在马鞍山，便特意赶来。她和我一同访问了采石矶太白楼和长江边传说中李白捞月沉江处，游览了朱然（三国时东吴大将）墓园及其他名胜。一路上，她热情洋溢，对我谈了她的身世，谈了她对诗的追求，以及诗歌创作给她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。我默默地听着。她对诗的执著使我感动。回北京后，她仍不断地给我寄诗来。今年7月22日，她因事到北京，来我家中再次与我晤谈。她依然热情洋溢，用她特有的语速谈诗，谈生活。我发现她对诗不仅倾心，还有韧性。她留下一大叠诗稿而去。

摆在我面前的是屏子的一部诗集稿。其中的每一篇我都认真地阅读了。从她的作品中我真切地感到她对诗的虔诚。把诗当作游戏、发泄，或者消遣，都是不能认可的态度。对缪斯，应该有敬畏之心，有感恩之心，有奉献之

心,这样才能有灵光的垂顾和灵感的亲和。屏子把诗当作终生事业来对待,这促成了她的勤奋,她的拼搏,她的创造力的生生不已。于是,好诗诞生了。

屏子的诗,贯穿着一个大写的“爱”字。她的诗语言明朗,风格清新,思想健康,看似浅显,却蕴含着深邃。她的爱情诗隽永,蕴藉,娴静,婉和,一往情深,往往在漫柔缱绻中透出勇毅和坚贞。《我抱着你的外衣》中把“外衣”当作芭蕉叶,当作谷穗,当作布帆,那里面包容着春天、原野、整个人生的风雨沧桑,诗意层层递进,最后让自己的脸贴在外衣上,“如初升红日般激动/又似一轮满月般安详”,达到高潮,构思独特。《我像向日葵一样的爱你》中,对象是太阳,自己是向日葵,而太阳的本性、葵花的特质,全都形象地反射为爱的真和爱的美,给人以纯朴的带有乡土气息的审美愉悦,摆脱了窠臼。爱情是永恒的主题。中国早在西周就有《诗经·国风》,欧洲早在古希腊就有萨福,成为东西方爱情诗的滥觞。千百年来,无数人写了无数首爱情诗。爱情诗要写出新意,真不容易。屏子在这方面努力做到不落俗套。她的《这座城市和我有关》通过城市中各种事物与诗人的“有关”与“无关”,写出了诗人心目中爱情的特殊韵味,平中见奇,不同凡响。《我是骑着大象回来的》写诗人把大象当礼物送给爱人,大象瘦成小象,延伸到给小象一个配偶。这首诗把爱情写得如此奇特而新鲜,而且,从诙谐中透出象征的深意,真是别出心裁,大显异趣。

屏子不仅歌赞爱情,也歌赞亲情。她笔下的母爱、父爱,真切而感人。《一条路》直追孟郊的《游子吟》,其中的

“丝”虽然没有出现,却存在于暗示中,是新颖的意象。《妈妈,你的手怎么啦》充盈着女儿和母亲间割不断的爱的联系,直白然而情深。屏子也写自己作为母亲对儿子的爱,《我的大脑袋的儿子》由大脑袋联想到小蝌蚪,再跳跃到青蛙王子,而失去的小尾巴变成了作者笔下的标点。意象来自生活,充满佳趣,而幽默中潜隐着一点辛酸。这首诗不是写承受母爱,而是写倾注母爱,是另一个角度的母爱,因而独特。《看父亲砌墙》写父亲用瓦刀抹去多余的混凝土,“就像我用橡皮擦去错字”,竖起了砌墙工人父亲的劳动者形象,写到结尾时说,面对父亲砌成的墙,就好像面对父亲的胸膛,于是,“我潦草的字体情不自禁地端正起来”,亲切感和庄严感油然而生,这个结尾可以说是神来之笔!

屏子的爱心扩展着,关注未来,也关注过去。《怀念二小放牛郎》对这个为国牺牲的抗日小英雄,既有满怀的爱,更有满腔的敬,整首诗有力度也有深度。屏子的爱更关注故乡,关注故乡的劳动者。没有亲身体验过农业劳动,恐怕写不出《汗水》《故乡的麦子》《仰望镰刀》这样歌颂劳动的诗。她的诗的触角延伸到城市,延伸到瓦工、送水工、卖西瓜的老汉、石雕匠、造鞋工、摆地摊者……一直到矿难频发时的煤矿工家庭。

《父亲,我们坐在餐桌前等你》是一首震撼人心的诗!矿工已经遇难,但他的孩子们还在餐桌前等他回来。“父亲,我们在等你回家/你将从黑夜里分离出来/你只有眼睛里是白的还有咧开嘴笑出一口白牙”。诗人敏锐地抓住煤矿工一身煤黑的特点,用强烈的黑白对比,从孩子们的口

吻中说出矿工善良的心性：“父亲，你的米是黑的/你把矿里打工称作种地/你像爱米一样爱着煤/又像爱煤一样爱着你的儿女”。然而，悲剧不可避免了！“父亲，如果真的挽留不住你/我们将扯一匹白布铺在你的脚下/你走了太多的黑路啊/如今，愿你越走越敞亮/走到东方既白，走进天堂”。白布铺路这个奇特的意象，几乎使读者痛不欲生！诗人的吟咏回环往复，九曲回肠：“父亲，我跪下了/风把煤尘吹进我的眼里/你的煤尘永远的煤尘/乌云一样的煤尘/黑风暴一样的煤尘/熟悉的煤尘陌生的煤尘/令我倍感亲切又无比憎恨的煤尘啊……”叠句不断，如一浪推一浪，一阵又一阵地加强着感情的力！“父亲，现在我们渴望你的胡子和煤渣/将我们的小脸扎得疼一些再疼一些/我们要用小手箍紧你抱着你，亲着你，蹭着你/手黑了脸黑了衣服黑了/这是你给我们的奖赏……”无泪的痛哭，无言的悲恸，无穷的思念，归结到：“父亲，我们依然坐在餐桌前等你……”戛然而止，而心，永远地沉坠。人间的至情，在这里淋漓尽致了；世上的至痛，在这里达到顶峰了。呐喊之后的冷峻，血泪之后的沉默！这首诗使人想起《诗经》里的《蓼莪》：“无父何怙，无母何恃……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！”但前者的悲剧性超过了后者。这首诗使人想起了英国诗人拉金的矿难诗《爆炸》，但前者控诉的烈度胜过了后者的冷淡盖深挚。这首诗还使人想起奥地利诗人策兰的诗《死亡赋格曲》，两者都以黑白对比强烈控诉了现实的惨酷。前者写矿难令人心灵震颤，后者写纳粹集中营令人不寒而栗。两者异曲而同工。

中国诗歌从来有“兴，观，群，怨”的传统，从屈原到艾

青，诗人们永远把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。但是，当前中国诗歌界存在着一种私人化、卑俗化的严重倾向，一些人写诗肆意颠覆传统、颠覆崇高。他们远离民瘼，无视民生。屏子的以矿难为题材的诗是对这种潮流的有力回答。她的作品说明，诗需要人民，人民需要诗。《父亲，我们坐在餐桌前等你》自发表以来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，即是证明。

爱，是屏子写诗的起点。她的道路漫长，应该是没有预期的终点的。屏子在她给我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我坚持用心灵写作。我要写出真诚、明亮的诗歌，这是我毕生的追求。我绝不哗众取宠，迎合某些所谓的潮流。”对她的这种态度，我极为赞赏。愿她沿着这条诗路继续走下去，走向新境界，一往无前！

刊于《文艺报》2006年11月2日

屏子之美

赵恺

序 世间许多人和事一生只需甚至只能面对一次，极少面对一次就会记忆一生的。诗歌也是这样。

言 初闻屏子，是因为一首题为《父亲，我们坐在餐桌前等你》（以下称《父亲》）的诗。那首诗是面对一次就会珍惜一生的记忆。

那是一首描写矿难的诗。作品给我以久别得陌生的惊喜和震撼。那是一首以矿难为载体直面苦难的诗，一首杜鹃啼血的诗，一首把悲哀和美丽结合得如此完美、把传统手法和现代技巧结合得如此完美的诗。这首诗在《诗刊》“春天送你一首诗”活动中荣获“家”主题征诗大赛一等奖，由著名演播艺术家瞿弦和朗诵，现场数千名观众为之流泪。2006年8月号《青年文摘》（彩版）转摘，许多读者自发地将此诗贴到网上各大论坛，好评如潮，反响极为强烈。

面对这首诗，就如同面对一座雕塑。雕塑向上，它仰面欢乐。诗向下，它俯身苦难。无论矿工走向苦难是壮烈或是无奈，诗歌走向矿工则是走向诗歌的底线。我想到站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口时听到的一句德国哲学家的话：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。不准直面苦难造成不敢直面苦难，不敢直面苦难助长不准直面苦难。于是苦难从哲学层面滑向社会学层面。失去哲学意义的苦难，诗歌就

滑向社会学层面。于是良知缺位于良知，诗歌失节于诗歌。它的悲哀，相当于美学的矿难。

等待是正剧。《等待戈多》是悲剧。那么漫长，惊恐，绝望呢？那么递进，升华，象征呢？生命的等待使一位矿工家庭晚餐升华为宗教圣餐。

碗的等待：“桌上的三只碗在等着你，天边，豁了口的月亮是第四只碗……四只碗在等着你，等着你——这口锅……”哦，父亲。

饭的等待：“那些饭在等你，剥开粗糙的稻壳，把米从谷子里整出来，炊烟熏得香喷喷的，就是我们的晚餐了”哦，父亲。

孩子的等待：“你亲我们的时候，脸上的煤渣比胡子还扎人。我们常常欢笑着挣脱你的怀抱。”可是现在“我们在等你回家，将你从黑夜里分离出来”哦，父亲。

妻子的等待：“黑黑的父亲，将所有的白留给了母亲。一座雪山压塌了一丛芦苇，白了头的芦苇空了心的芦苇，将生命的月光流成了泪水。她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了黑色，连黑夜也是白的了，二十四小时的白，三百六十五天的白。她再努力成为灯盏，燃尽自己也无法照亮什么了”哦，父亲。

色彩的等待：白色的米饭，白色的牙齿，白色的头发，白色的布匹，白色的空间，白色的时间。

等待的等待：“父亲，我跪下了，风把煤尘吹进我的眼里。你的煤尘永远的煤尘，乌云一样的煤尘黑风暴一样的煤尘，熟悉的煤尘陌生的煤尘，令我倍感亲切而又无比憎恨的煤尘啊”，可是，“父亲，你这次真的全身都变成黑的，从煤的一部分变成一整块煤了吗？”“你怎么能，怎么能，彻底地，从黑夜的一部分，变成了一整个黑夜”啊，“父亲，父亲，你回来啊，回来啊”“我们依然坐在餐桌前等着你”

哦,父亲。

屏子完成了美学法庭的组建:光明是原告,黑暗是被告,法官是身着黑色法袍的煤。法庭上轰响着莎士比亚的名句:生和死,还是个问题。

诗歌完成了对于诗歌的等待:羸弱对于勇气的等待,琐屑对于规模的等待,庸常对于优秀的等待。

《父亲》是大堰河对于奔流的等待。

序 人生如煤。价值完成于开掘,而开掘的前提是煤,是煤才值得等待。

言 屏子来自农村,自幼憧憬文学。她的第一次投稿是在小学五年级。文稿端端正正,心情忐忑忐忑。光着脚丫子,往返十六里,到乡邮电所,放飞鸽子一般把习作放飞进绿色邮箱。如是者三年,投出去的稿件石沉大海。

1985年,初中二年级那年,她获得《红岩少年报》全国征文一等奖。那年,她14岁。奖金30元。

哪怕是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一生最初的文学奖励难道会轻于斯德格尔摩蓝色大厅的金牌?

初三时,在《中华少年》上发表了短篇小说《盛开吧,洁白的荷花》。

中考时她被破格录取进入江宁高级中学就读并担任“寸草文学社”社长。

1987年元旦诗会,全县新老诗人济济一堂,最后一个节目由名家抛题“春笋”进行十分钟诗赛,众目睽睽之下,屏子意外地获得了第一名,县委书记亲自颁奖。中学阶段,她的作文及诗歌多次发表在《作文选读》、《少年文艺》等各类报刊并多次获奖。

然而,生活的道路上有鲜花,也有泥泞。高考落榜后,不到一年时间里,她过早地选择了婚姻。屏子的人生走入

了低谷。屏子生命里的悲欢与诗歌有着某种关联。四年后,当她两手空空心力憔悴地走出婚后,发现自己原来一无所有,除了心中仅有的文学梦。

那几年里,屏子四处漂泊,居无定所。先后在中巴车上卖票,在街道小厂焊接电路板,在商场里站柜台,在食堂理菜……1995年,屏子作为刚刚进入商场站柜台的实习生,每月工资仅有80元,一直到1998年,屏子离开商场时,最高的一个月收入也只有270元,那时屏子是农民临时工,拿的工资参照的是地区最低工资标准。

屏子吃了很多苦。有一年冬天,她甚至没有棉鞋穿,一双单鞋走过四季;租住在一个水泥平顶工棚里,夏天时室内温度要比室外还高,她将双腿浸在水桶里读书;四岁的孩子寄居在乡下,每次她都是蹬着一辆破得直响的自行车往返百余里去看儿子,为了是省下车费,而这辆车,是她从旧货市场买来的;单位里逢节日时举办联欢会等,她从来没有参加过;买一堆大白菜就着猪油吃一个月的炒米,直吃得满嘴冒火;为了挣30元加班费,她总要主动要求大年夜值班……

屏子和她的诗歌被生活的苦难和磨砺唤醒:下定决心,一切必须重新开始。她通过了成人高考,业余时间学习文秘专业;报名参加电脑初、中级培训,熟悉办公自动化;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并积极写作……终于,屏子的命运一点点地开始改变了。屏子这个名字,频频见诸全国各大报刊并多次获得各类奖项。现在她在一家效益很好的民营集团里担任工会主席兼人力资源主管。同时她还被推选为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,第九届江宁区政协常委,区作家协会副会长。儿子也早被接到身边一起生活。

屏子说,对于生活,我热爱并感恩。

获得一个稳定而又逐渐得心应手的工作,屏子的诗歌抽出枝条并花团锦簇起来。

自《父亲》始,我关注屏子这个名字仿佛关注一首两个字组成的短诗。

我把《父亲》看作屏子的美学宣言,看作中国诗歌对于“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”作出的回答。之后,她的一系列作品完整并强化着我的印象。

虽然同在江苏而并没有见过面——见面和未见面并不那么重要,比如作为中国诗歌历史巅峰期的唐代诗人,我们又和他们之中的哪一位见过呢?更何况世间许多人和事一生只需甚至只能面对一次,而极少面对一次就会记忆一生的呢。

意外见面还是因为诗歌:2006年秋天,在水乡高邮的一次诗会上。

行于篷帆她就是风,立于湖岸她就是芦苇。是文如其人,又是人如其文:她和她的诗就是大自然。当然,涵盖人性的自然和生态的自然。

重新品味她的诗歌,就更加真切了许多。

写博爱:比如《送水工》,比如《瓦工》。

写家园:比如《周庄》,比如《西湖》。

更多的大自然:从一粒豌豆,到一片蓝天。

真挚的自然。

平易的自然。

精警的自然。

奇幻的自然。

屏子是用心灵在写作的,抒发内心深处真诚朴素的情感。历经困境没有磨灭她的灵气、悟性以及她对于理想

和未来的追求。她像一棵小草，顽强地生长，萌发出心中全部的绿色。她感恩生活，坚守着内心的率真与善良，把得到的点滴温暖燃烧为生命里的火焰……

写大象：我是骑着大象回来的，可是那条通往家园的路啊，隐没在我的前方，迷失在你的心里。大象一点点地开始消瘦了，孤独地站在书架上，越来越瘦了。别人都有大象，我只有小象了。

写蚬蚬：一只叫着我乳名的蚬蚬，在千回百转的梦里和我聚首。和我一样隐忍，善感而多愁。将千丝万缕结成一个自缚的茧，和我一样在黑夜里失眠，咬疼一个人的名字。咬出牙痕来，哪怕那个人的名字是石头。

写茶园：比所有的树更接近泥土，站成向阳的山坡，和通往春天的道路。低低地生长，你的天堂也是低低的，高不过一顶草帽，一伸手就触摸到幸福。

写向日葵：我像向日葵一样的爱你，光阴分解为滴水，光芒化为了无数的籽粒。我像向日葵一样的爱你，一生只爱一次，一次倾尽一生。我的太阳，我欢乐和痛苦的方向，我天堂和家园的方向。

写风：谁能真正懂得一棵树的疼痛？谁在意了一抹月光的寒凉？谁用一双大手轻轻地笼住我的一双小手？谁把被风吹散的纽扣，轻轻轻轻地为我锁上？

写夜晚：我要在今夜，落尽一千层花瓣，给你花蕊。落尽一万片叶子，给你果实。我开遍所有的色彩，从洁白回到洁白。童年的纸船返航了，她的今夜，还原为一张白纸。

写黎明：我倾听着黑夜里的声音，听蚯蚓汲水，蚬蚬弹琴。一株芭蕉渴望着雨点，我在倾听你的脚步声。整个世界睡着了，我醒着。无论你在什么时刻到来，你都是我的黎明。

高邮诗会上友人问及对她的印象。我说，自然地热

爱,热爱自然。

爱是上帝的语言,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。写爱难,把爱写到极致尤难,屏子做到了。

对于生命,把平凡爱成不平凡难能,把微小爱成博大可贵。屏子二者得兼,难能可贵。

不刻意,不强求,不雕琢,真情喷涌,浑然天成。

意象之新鲜丰富,之奇崛脱俗,令人拍案叫绝。

情感之细腻纤柔,之深挚厚重,更使人感动。

序

我们没有理由不聆听这发自心灵深处的真诚吟唱。

言

之后我去了侗族。侗族是歌唱的民族,他们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长着音乐的耳朵。他们没有文字,民族文化以音乐口口相授代代传唱。侗族音乐清纯优美,独特丰富,主要形式为“侗族大歌”。“大歌”是民间歌队演唱的多声部、无伴奏声乐作品的统称,出类拔萃的是“声音大歌”。“声音大歌”融入自然、描摹自然、敬畏自然,多旋律,无歌词,为音乐艺术的旷世绝品。走出国门即震惊世界。巴黎感叹:上帝的音符。维也纳骇异:天籁之美。侗族大歌让我想到作为世纪特征的二律背反:物质的日新月异,精神的返朴归真。

诗歌,诗与歌。

侗族大歌坚守自然,作为诗国经典开篇的《诗经》,不也是侗族大歌一般的民间谣曲吗?

坚守让我想到自然之美对于当代诗歌的重要启示。

我猛然意识到原本没有意识到的屏子之美。

刊于《文学报》2007年7月26日